

李云英 ■

官运魔方



在被假与真、德与恶、选择与善良与邪恶间挣扎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1.刘秘书的私家宴	1
2.美人张笑之	9
3.朱登科的心思	15
4.刘秘书转悲为喜	19
5.市长亲临图书馆	21
6.还我公道，还我家园	23
7.大驾光临	28
8.老吉儿的生态园	33
9.张笑之的心病	39
10.朱登科的小九九	41
11.图书馆里的会议	46
12.医院给周峰下了病危通知	49
13.一个陷阱	54
14.两个无奈的人	58
15.吞了毒药喂老虎	60
16.打不走土匪就得拜他做大王	62
17.白色本田进了桃花坳	69
18.美丽的桃花坳	76
19.反腐倡廉大会	79
20.去京城上访的任思良	83
21.昨晚任思良失踪了	89
22.公安局长甄平阳也失踪了	90
24.老黄瓜刷绿漆——装嫩	97
25.朱登科怜花惜玉	98
26.他有五部手机	101
27.画家徐子默	104
28.活该他倒霉	111

29.妒火中烧	115
30.“钉子户”张老汉	118
31.白胖子激动得难以自持	121
32.张笑之走马上任	123
33.黑砖窑的罪恶	125
34.公安局长甄平阳现身了	126
35.余得水已被停职检查	132
36.一只黑皮箱	137
37.朱登科大刀阔斧	140
38.新官上任三把火	142
39.飞鹰大酒店	147
40.杨威的强硬手段	149
41.白色本田事件	155
42.完璧归赵	159
43.牛玉兰疯了	161
44.张笑之的工作调动	166
45.杨威想干什么只有天知道	168
46.魔鬼身材米豆豆	172
47.那笑眼里蕴涵着很多内容	175
48.心不苦命苦	178
49.朱登科去日本考察	180
50.米豆豆的突然出现	183
51.她好像经历了一次洗礼	184
52.米豆豆又一次找到了朱登科	187
53.朱登科的世界一片黑暗	189
54.咱们看谁先完蛋	192
55.一个特别的常委会	194
56.让臭婊子人间蒸发	197
57.夜半敲门声	200

58.因电脑故障选举宣布无效	204
59.米豆豆的出现	207
60.朱登科心头的两块石头	210
61.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213
62.朱登科眼睛一亮	215
63.妈的，美国佬比猴还精	218
64.余得水说，饶不了这个狗杂种	221
65.撕裂人心的叫喊声划破了夜空	222
66.新世纪广场着火了	225
67.周峰书记悄悄回到了老庙市	227
68.到了揭盖子的时候	229
69.老庙市又解放了一次	231

1.刘秘书的私家宴

刘旭刘秘书突然把睡眠给丢了。他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

老婆老虎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搞懵了，于是就急火攻心，牙花子肿得老高，大过年的捂着腮帮子吸凉气。

刘旭的睡眠是丢在大年三十的夜里。那一夜，一场如期而至的大雪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其结果让这个年一开始就妖妖娆娆、神采飞扬，又有点五迷三道。

刘旭瞪眼望着窗外一个劲儿地嚷嚷：怎么下雪啦？哎呀，咋还是大雪呢？

老虎不以为然，说，不是怎么就下雪了，是该下雪了。

刘旭却很是紧张。他抬头看看天，夜比想象的还要黑，他的心跟着漫天飞雪开始悲伤，又提高了嗓门：哦呀，下大了，老天爷呀龟孙子，生出这么个鬼天气。

之后他整个夜晚就睡不着了，心灵的窗户上写满了焦虑，一副壮志未酬遭枪杀的样子。

老虎没心没肺：大雪怎么了，干吗就不能下大雪呀。刘旭懒得和她废话，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想心事。

可是刚一挨到天亮，大年初一那热烈而激情的烟花爆竹一炸响，刘旭立刻合上一双期待久了而茫然的双眼，一头扎进了梦乡。

“这是干啥？大过年的给谁脸子看？”人都睡去了，老虎还不依不饶。

老虎的心情一点儿也不见好转，就想起了下雪之外的许多事情——这个草莽世界，这个挨千刀的刘旭，这个不成气候家……

挨千刀的刘旭，梦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朦胧，什么都在里面，又什么都没留住，末了他无奈地睁开一双血丝红眼睛：“别骚扰，老婆你可千万别骚扰。我这哪儿是睡觉啊，我是在为咱谋幸福呢！官运就要来啦！”又歌咏似的伸长脖子打了个哈欠，说，“我这是在深刻酝酿着一个宏伟计划呢！”

刘旭的“宏伟计划”就是要在家里大摆私家宴。

到了第二天，刘旭又是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而且比前一日还要严重。十七岁的儿子刘成龙也没人管了，趁火打劫似的跑到外面花天酒地去了，还偷偷摸摸的泡了妞。这都是后来他自己吹牛说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老虎谁也管不了了，简直气得缺氧，捂着腮帮子，尖厉起那贯有的腔调儿：“你个没出息的货！你以为你是谁呀？蚂蚁带笼头冒充大尾巴驴！请客请客，年年要请客，谁上你请谁，谁红你请谁，逮官请官，逮头儿请头儿。你还让人活不活啦……”

刘旭醒了也不搭理她，依旧幸福和不幸地陶醉在他的宏伟计划中。这种陶醉格外纠缠人，无休无止，老是让他的情绪处于既茫然又亢奋的状态，而且强烈伴随着紧迫与压抑。现在他只关心天气状况，别的一概与他无关。但老婆那些尖厉的刻薄话吵醒了他，心里就有了冒烟的小火苗。

他吼道：“住你的嘴！叨叨叨！叨叨叨！我这一辈子都是砸在你这泼妇手里啦。我他妈就活不出你的手心了……”

一提“我这一辈子”，刘旭就有些悲凉起来，说：“你以为我不想痛痛快快地过个年？你以为我就想请这个客？谁不想痛痛快快地过日子呀！可他妈我就痛快不了哇我……”

越说越气，气得刘旭又提起他窝在办公室里当了八年大头秘书的事。他咬着后槽牙说，一个抗日战争都打完了！又说，他现在有了要改变被动命运的欲望，那欲望相当的坚硬。他说，哼，一个当秘书的，过年就是过门槛，妈的，不这样就不能那样呀。完了又教诲性质地指导老婆老虎说，想当爷爷吗？爷爷都是从孙子走过来的！

谢天谢地，初三到了。

初三，艳阳高照，带来火一样的情怀。刘旭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的毛病嘎然而止。刘旭竟有点想哭的欲望——不是悲伤，是激动，激动得他直想对着窗外的艳阳磕响头。这激动又渐渐使他激情澎湃起来。最好能在尊贵的客人到来之前让激情达到顶点，到时稍微一那样就会嘭地燃烧起来。

到了中午，身上的脂肪缩小了一圈的刘旭，跺脚啪巴掌，煞有介事地到厨房大声嚷嚷：“赶紧赶紧哟，再过一会儿客人可就要来了！”

他又低声下气地对耍着脾气的老婆说：“你倒是赶紧呀，去指挥他们动起来呀。”

一个上午，一家人除了手忙脚乱外，还没有忘记把谦卑而热烈的笑容酝酿充分，结果连头发梢和眼睫毛都被热情鼓动得嘭嘭响。刘旭这会儿异常兴奋，简直把自个儿搞得有些神经失常。他只怕尊贵的客人突然不来了，心里像塞进一团草，慌乱得很。他不可抑制的忽冷忽热，浑身像打摆子似的一阵阵抖着激灵。

整个场面十分可笑。

“呵呵呵……”果真有人笑了。笑刘旭的人是应邀前来帮忙的表妹。

表妹不卑不亢地出现了，有一种脱俗的气质。那洁白如凝脂的脸庞，那平静如水的眼神，都带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气息。这种气息是需要一双慧眼来识别的，一般急功近利的人是不会有这种非凡眼力。

表妹一来就笑了：“呵，瞅瞅瞅瞅，瞅瞅咱们的刘秘书呀！”又说：“哎哟，老刘同志是不是得了‘情流感’啦？”

表妹从来不叫刘旭表哥，时常喊他老刘、老刘同志或者刘秘书，还经常开玩笑说，刘秘书你啥年月能让你那宝贝“秘书”两字后边加个“长”呢？那怕是个副的呢，也好让咱这些穷人沾沾光嘛。而刘旭从不与她计较，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快啦快啦，这就快啦，你就准备好高升吧，最好一步升到宰相府里去，相府的丫环顶七品呢。

厨房里乒乒乓乓，厨房外的刘旭正热锅蚂蚁般走来走去时，客人就来了。

客人玉树临风，意气风发，一脸的既定方针，一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形象，一股君临天下的风采。

一家人紧张、激动、笑逐颜开，基本上呈现出夹道欢迎的场面，就像接受检阅一样。只有表妹捂了嘴嘻嘻着不肯迈出厨房半步。不过这会儿表哥刘旭也懒得去雕琢那块朽木。摊上这么个没出息的，自己就得上进呀。

离客人几步小路，刘旭却走得磕磕绊绊。他满头细汗，手脚慌乱，还险些热泪盈眶。

客人是市委常务副书记，又是刚上任三个月的代市长——市委书记兼市长周峰因病住院期间，由他代理全面工作。

代市长是上世纪大炼钢铁时生人。那个年月物质匮乏，钢铁又不能当饭吃，他就落了个“胎里缺”，所以人就没有长起来。但也是因为钢铁，他的身上就有了一种坚硬的道理。

代市长贵姓朱、名登科——朱登科。朱登科三个字谁看了都知道是个有本事的正人君子。

正人君子朱登科是刘旭刘秘书的小学同学。但那时候，他不叫朱登科，叫“狗剩儿”。

来人虽然是儿时的狗剩儿，但刘旭还是紧张，紧张得脚下打滑，所以不得不小心翼翼，甚至忘了眼前的这位就是儿时流着鼻涕挨过他“黑虎掏心”“八卦连环掌”的狗剩儿。

当时朱登科的代市长刚一公布，喝过二两的刘旭眼热心跳，显摆出了和代市长的同学关系。同事们嘴一撇：吹牛吧你！你和市长同过学？你那个狗剩儿是市长？哈哈哈哈哈……

刘旭很不服气，同事们就说了，不服气？那你叫他一声“狗剩儿”让我们听听。刘旭十分沮丧，还有点儿恼怒，于是就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轻轻地敲开了代市长狗剩儿的门。

一切都出乎他的意料，朱登科代市长竟意外地朝脸红心跳的他笑着说，别来无恙啊老同学！怎么样，还记得我？

刘旭高兴坏了，一步两个台阶地回到办公室，发布了激动人心的消息……

代市长朱登科到了刘旭家里就像回到家乡一样，有衣锦还乡的感慨，又有一丝淡淡的乡愁。不过很快他就从心底生出几许豪迈，双手抹腰，脚底生风，走过来迈过去，敏捷而矫健，很青春的样子。

表妹是家里唯一一个没有夹道欢迎的人。我又不姓刘——她站在厨房的门边冷眼看世界，看到可笑处，局外人似的撇撇嘴讥讽道：呵呵，我以为是啥人物呢，分明是个奶油派嘛。搞得厨房里的几个人捂着肚子笑个不止。

代市长身后簇拥的部下个个神气活现，挺胸凸肚，气宇轩昂，一脸混出了名堂的表情。其中有市委政法委书记杨威，有农行副行长金满贵，有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高凯歌，当然还少不了书画家徐子默。

如今这年月书家画家已经多得不得了，凡是喜庆、欢乐、讲精神讲文化的露脸儿场合，书画家是绝对不可少的。五一啦，国庆啦，欢渡新春什么的，都要宣扬一下精神文明、弘扬一下民族文化。徐子默总是说，有‘文’就有‘化’，有‘化’就得画；日他的，要的就是这大笔一挥的玩意儿。可是徐子默又说，可怜啊，鱼翅卖了个粉丝的价！

此时，胸脯毕挺，步子迈得有条不紊的是代市长的秘书洪骐鸣和司机谭虎，俩人就像绿叶似的，一个端着豪华的茶水杯子，一个夹着公文包，时时刻刻跟在首长屁股后边，尽显流光溢彩。但怎么看他俩都像是昔日隐在“红姑娘”身后弹弦子的。

酒宴可是狠狠地让大家吃了一惊，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意外，太意外了！

刘旭就是刘旭，他甩过几张票子请来街头烤羊肉的吐噜番大叔，连夜文火慢急火快地烤制出又肥又嫩的正宗小乳羊。他还请来渔民出身的部队炊事班长阿龙，烹制了活龙虾活海蟹。阿龙可是个对事物放眼量的主，为了今后能有个好去处，他不但亲自下厨，人和物也一律免费。

接着就是虫草松茸炖辽参、清蒸苏眉鱼、鲍鱼扣野鸭，还有红烧甲鱼一一摆上餐桌。七碟八碗上桌后，刘旭有亲自端上大家不曾见过的野生红果，红得似血，用蜜腌制后，酸甜适口，佐酒解腻特别过瘾，相当感人。

就在大家惊叹不已，吃得嗞溜嗞溜的时候，炖生敲上来了。这炖生敲是道古老而稀奇的菜肴，有着几百年历史。有美食家曾做诗赞美过这道菜：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创炖生敲。

吃炖生敲的时候，大家都不大好意思说话，吃出了很高的境界。

结果代市长朱登科抬起头，说，不错，哦，真不错。

于是刘旭的一对小眼睛里就有了殷殷光芒，他转身去了厨房，出来时他手捧托盘，上面摆放着若干小碗的清炖小飞龙。

小飞龙学名花尾榛鸡，乃我国大兴安岭地区几近灭绝的一种珍禽，是古时候边塞臣民向皇帝进贡的“贡品”。一只飞龙不过四两肉，其味致鲜致嫩非其他禽类所能比。

小飞龙刚一出场，便满室飘香。

政法书记杨威“哇噻”一声：我的刘哥，你弄的简直就是老谋子的奥运开幕式嘛，下边可让别人咋活呀？

朱登科笑了说，你也不用“哇噻”了，去你那里我们专吃棒子面窝窝泡鱼头，忆忆苦思思甜嘛；你没听人家说吗，要聪明吃鱼头，要漂亮吃鱼头，要长寿吃鱼头。

哈哈……满桌子的人齐声笑着去看杨威。杨威的脑袋瓜子立刻转动起来，他开始思考着棒子面窝窝泡鱼头这道菜应该如何制作。他想显然一般的窝窝泡鱼头是不行的。正在为难，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高凯歌就附耳说，我看就海参剁馅鱼翅当粉丝，包顿饺子好啦……

桌子上摆的是十五年的国酒茅台。刘旭一家人轮番前来给市长敬酒。市长说，我一般不喝酒，不喝一般酒，不和一般人喝酒，喝了酒就不一般，哈哈……。

结果人人都不想一般化，每一个人都激情澎湃地和市长大人碰杯。和市长碰了杯，那杯里的酒就变成了观世音的杨柳水。结果人人都喝得上了情绪。当然市长也喝了——喝了是投资，喝了就是自己人。

两瓶茅台见了底，酒桌上就成了揭开盖子的沸水锅，翻腾得好似跃进的场面，热火朝天的。开始是喧哗，然后就云里雾里的飘起来了。朱登科稍一开口就像凭空里扔出个大炸弹，酒桌上动静相当的大，笑语连连。

这哪里是一顿饭，简直就是敲响的锣鼓，热闹得很。

刘旭的酒已喝到至醉，嘴上就没了把门儿的。只听他嚷嚷着叫阵，而且露出第八颗牙齿大声笑，说：“朋友来了我喜欢，朋友两碗我一碗……”又咧着嘴说，“狗剩儿呀狗剩儿——来——喝！”

朱登科愣住了，在场的人也静下来。朱登科眼睛里就出现了异样的颜色。

可朱登科就是朱登科，他转而笑着说：“对，要想客人喝好，先把自己撂倒。”于是杨威抓着酒瓶子一连给刘旭倒了六个酒，嘴里还念叨着，人三鬼四神仙五。接着说，忠不忠看行动，革命的道路由你选……

刘旭好似没事儿人一样，说：“喝喝喝，酒嘛水嘛，钱嘛纸嘛……”

高凯歌也慢悠悠地往起一站，两眼一眯说：“哥呀出了口，你福大命大造化大，前有车后有辙，瞧得起你弟我，就得喝了这六个酒……”

刘旭的脸已经喝成了酱肘子，但他心里明白：倒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他溜得比兔子还快，嘴里嘟囔着上菜上菜，一溜烟就逃到厨房去了。

代市长朱登科今儿个特高兴，就连刚才刘旭在众人面前不知天高地厚地叫了声“狗剩儿”，也没怎么伤筋动骨。只是稍稍勾起那么点陈谷子烂芝麻，让那点儿乡愁像水中落石扩大了无数涟漪。

2.美人张笑之

在来这儿的路上朱登科的左眼皮儿一个劲儿的蹦蹦跳，跳得他的心里慌慌的、兴兴的，有一种要发生点什么的感覺。司机谭虎就让后脑勺上堆满了笑，说，左眼跳好是吉兆，右眼跳不好是灾难；左眼跳是喜财。朱登科笑了：好嘛，好一个跳喜财。不知为什么朱登科倏忽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憧憬，有种模糊的期盼充斥在他的胸膛里。可究竟期盼什么？他却说不大清楚。身子毛烘烘的发热，这憧憬就像春天里的韭菜，经过一滴雨一溜儿风就蹭蹭蹭地往高里长。于是他的耳朵就像韭菜一样长长了，于是厨房里表妹那歌唱似的笑声被他吸进了耳朵。

刘旭躲进了厨房。他今天喝得太多了，一张原本黄白的小脸这会儿已经紫里透青，像过了油又用烙铁烙过，有点厚颜无耻的感觉，有点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老虎一见刘旭这个模样就炸了，暗骂他臭不要脸。她奚落道：“可笑，竟敢当众人的面叫人家市长狗剩儿；你以为你是谁？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刘旭向表妹要了一根黄瓜，咔嚓咬了一口，嬉皮笑脸地冲着老虎说：“我能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哈哈……天就他妈的一尾巴高——你没听人说嘛，瞧这人，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哈哈……”

“呵呵……”表妹笑得弯了腰。

其实刘旭并不糊涂，叫完“狗剩儿”他也是一脸的惭愧。现在，他虽然没有把自己撂倒，但肚子里已有了火苗在燃烧，而且忽忽往上蹿的火苗让他胃里发紧，心头发酸，眼眶子灼热。他对自己说，不行，不行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啃着黄瓜的刘旭思谋着新的生机，一定要挽回这不利的场面。他眼珠子一转，发现了表妹。发现了表妹就像漂泊在海上的人发现了陆

地，心头的欣喜溢于言表。他的两颗浑浊的眼球瞬间明亮起来。刘旭暗暗佩服起自己的一双慧眼，对自己说，真有你的老刘，老刘呀，你他妈真有两下子。

发现了表妹，刘旭像寻找到了真理。他笑着说：“笑，去，出去抡他们一梭子。”

表妹芳名：张笑之。“张笑之”三个字小写意大意境，蕴含着一种无形的力量。

老婆老虎急了，拉着表妹就是不让去，嘴里说着：“抡谁呀？也不怕人家笑话。女孩子家家的，咱不去。”

但今几个刘旭已不是往日的刘旭，他是宴请了市长大人的刘旭。请来了市长大人就等于请来了硬道理。再说他又带了酒。男人带了酒是可以对老婆摇头嗤鼻瞪眼的，因为平时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厨房里刘旭对老虎的不可救药表示了深恶痛绝：“闭嘴！我说你能不能懂点人事！真他妈的烦人！你他妈的……”

老虎终于受不了了，气得要和刘旭拼命。今几个她的地位始无前例地降到如此之低；今几个她的话已经一句都顶不了一句话了。

张笑之懂得息事宁人。于是端着一盘子解酒黄瓜菜的张笑之就出现在餐桌前。

她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纯洁、矜持，又有那么一点点招摇，她的不经意的笑靥里有一种春风摆柳的韵味。

张笑之的确长得漂亮。这种漂亮有天生的娇美，也有后天的纯朴。今天她穿的淡绿色的毛线衣，格外的扎眼。

没有人去看黄瓜菜。哇塞，这分明是仙女下凡嘛！

简直是大快人心。于是朱登科同志的那点儿期盼终于清晰起来。这清晰起来的期盼甚至使他忽然觉得心里发酸、眼眶发热，有种东西从胸膛上哒哒跳过，像奔马的蹄儿。

男人就是男人，无论是做什么的男人都关不住自己的满园春色，而且还时刻希望红杏出墙。老先人不是也说嘛：食色，性也。

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是从餐桌开始的，只有中学生那不懂爱情的初恋才是从借书开始。今天就是餐桌，这餐桌上幸福无比。那酒仿佛是用花做的，让男人的眼睛倏忽荡漾成道道秋波闪着亮光。朱登科就是这样。

朱登科闪着光亮的眼睛问：小丫头叫什么？张笑之？好！名字好，好名字，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书画家徐子默最最可爱之处就是，坚持己见。燃烧的酒精使他的舌头硬得像隔了夜的死面饼。他无比激动地转动着死面饼说：“女女——站——站着干啥——干啥——女女——坐叔——叔叔这儿来——来呃……”

徐子默的这种不道德行为遭了白眼。尽管他怜花惜玉的用心是良好的，可是大伙儿讨厌他的不知深浅。高凯歌最讲礼数，善解人意，他像指挥交通那样相当礼貌地把张笑之指挥到应该在的位置上。应该在的位置就是首长的右下首。一级就是一级，不服不行。

于是朱登科笑了，大家都笑了。

张笑之敬的三杯酒朱登科喝得特来心气儿，眼睛就更亮了，像菩萨似的可爱。再敬时高凯歌站起来要替喝，不料他的举动在欢快和谐气氛中受到了批评，朱登科竟笑他烧包，说：“瞧瞧咱小高激动的，烧包的……”

高凯歌就是有点烧包，大家开始哄笑他，连他自个儿也“嘿嘿”自嘲地扭捏着笑了几声。笑得很烧包很尴尬。

朱登科这下喝高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仁像涂了油彩。他对这个叫张笑之的女孩儿简直是一见如故，印像太深刻了，几乎是深得不可自拔。

酒真不是个好东西。朱登科无力解脱自己，他禁不住用握手的形式去接触那双小手，而且还使劲儿地摩挲，弄得他自己都有点儿痛心疾首。但是他不能收敛。

张笑之的笑一下就僵在了眉毛上，像雕塑，全身的热血都涌到了脸颊上。她的身子像突然间触到了高压线，眼前霎时一片焦黑，得了风寒样的一阵一阵颤栗，喉咙眼儿里热辣辣地堵得慌。张笑之什么都想不明白，可是什么又都明白。悲哀的是，她心力憔悴，软弱无力，拿不出半点儿跳起来的勇气。她丢了魂似的坐在那里，恐惶而茫然。她太紧张了，连酒桌上的其他人什么时候走的她都不知道。

酒桌上只剩下朱登科和张笑之俩人，朱登科这时相当的亲切温柔。热切得像个亲叔叔。叔叔似的朱登科就那样摀了张笑之的手。摀了一双白晰柔软又茫然失措的小手他来了情绪，细长的双眼火辣辣地燃烧成了旺旺地两炉火。他竟唉一声长长吐了一口气。

这可把张笑之吓了一大跳，本来她想叔叔似的首长肯定会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今年多大啦？爸爸妈妈都好吗？现在上学还是工作呀？张笑之想她会激动的回答：我叫张笑之，今年二十三，妈妈死了，爸爸‘嫁’了。然后首长又会语重心长地抚摸着她的头说：好好工作，有什么困难请来找我。张笑之想那时自己一定会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并眼泪汪汪的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绝不辜负领导对自己的殷切期望。

可是首长什么也没说，只是拈了她的手一个劲儿的叹气。就那么又激动又难过地长吁短叹，吐气吸气。

张笑之非常茫然，愣头愣脑的不知好歹。但接下来首长叔叔的举动更加地让她局促不安，甚至有点儿眩晕。

朱登科伸筷子夹了一大块红烧王八肉，几乎是整个王八的天灵盖。他夹了放到了张笑之的碗碟里，然后拿出了亲叔叔的架式：吃，把它给我吃了；听话，不吃可不行，看看这小脸儿瘦的，让人心疼。

书房里徐子默在作画。酒后的他作起画来有了“八仙过海”的意味。徐子默作画什么都要求大——大尺幅、大写意、大手笔、大意境，大得让人替他发烧。可惜刘旭的书桌太小，徐子默只好趴在地板上作画，画了一幅晨曦里盛开的喇叭花。茅台的激情燃烧得他心也悠悠手也悠悠，使他壮怀激烈、心身飞扬，大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慨。他挥毫泼墨、遍地撒网、重点捞鱼。总之豪迈成了那种样子。

“疯子！”高凯歌本来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可天女散花式的冰冷墨点落在了他的眼皮上，让他跳了起来。他仗着那点革命的小酒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哟——喂，徐疯子，看你把喇叭都吹成了球啦，黑巴溜秋的；瞅瞅，瞅瞅你，东抓葫芦西画瓢，吃柳条屙爪篱，喝桐油尿红漆，镰把子打枣，小姐裤衩捞鱼……

一屋子人哄笑不止，气得徐子默简直想泼高凯歌一脸王八绿。他骂道：哎——呸！懂你奶奶个头呀！

高凯歌醉眼乜斜，脸厚得像城墙拐弯。他像哭又像笑地冲着徐疯子唱：我简直——就是那——披着个——羊皮的——狼——哟。

疯子碰上了披着羊皮的狼，便失去了威风，徐子默只得耐住性子为中国画找回点面子，他说这红不是红，是万色之魂，跟精血似的。